

纯良笃实， 忠心耿耿，
勤于国事， 千古名臣。

——明太祖朱元璋对夏原吉赞词



BUYI
SHANGSHU
XIAYUANJI

夏原吉

布衣尚书

宋克顺 ○著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布衣



BUYI
SHANGSHU
XIAYUANJI

尚书

夏原吉

宋克顺 ◎著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衣尚书夏原吉/宋克顺著. —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
2009.8

ISBN 978-7-80747-674-0

I . 布… II . 宋… III . 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30639号

布衣尚书夏原吉 BUYISHANGSHU XIAYUANJI

出品人 陈锦涛

出版策划 毛世屏

责任编辑 蒋鸿雁

责任技编 钟愉琼

责任校对 小 黑

装帧设计 海天龙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(518033)

网 址 www.hph.com.cn

订购电话 0755-83460137(批发) 83460397(邮购)

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:83461000

印 刷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6.75

字 数 300千

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

定 价 30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布衣者，平民也。明初，六部总尚书兼户部尚书夏元吉，出身贫寒，未曾金榜题名，却官至极品。他心系黎民，关爱百姓，累救民于水火，故称“布衣尚书”。明史有载，永乐二十二年，朝廷查抄他家，仅“布衣瓦器”，而震惊朝野，“布衣尚书”之衔，见证廉吏之最。

夏尚书之勤廉，为后世一切官吏，无论极品高官，还是部门、地区，管财、管物、管军、管官、管司法……操有各种实权的大小大小的官吏们提供了一面镜子，所谓镜鉴也。

——题记

序

昔屈原之沉汨水也，其爱国忧民之心，化为浩然正气，充塞天地之间，流风遗韵，化育后人，历数千年而不衰。汨水之滨，词客骚人，代有英才，固不待言；而忠臣名将英雄豪杰，亦屡出不鲜。明夏公原吉尚书，其斯人之俦乎！

夏公历仕五朝，总揽六部，官高位显，尽瘁邦国。高居庙堂则忧其民，远处江湖则忧其君，朝乾夕惕，宵食旰衣，虽遭谗罹祸，坚贞不二，何其忠也！当其学府面君，惩谗治恶，三顾夏家，九岭招安，以一言而活三千众，又何其智也！至若力斩皇亲，受命赈灾，治水安澜，救民水火，冒死谏君，虽身陷囹圄，九死不悔，又何其勇也！官居极品，经理钱粮无数，而两袖清风，纤尘不染，家无门童侍女，室无奇珍异宝，布衣素食，如普通百姓然，又何其廉也！忠智勇廉，萃于一身，以布衣始，以布衣终，卒谥“忠靖”不亦宜乎！

夫非常之人，必有非常之笔，载诸史册，以传后世。夏公《明史》有传，而语焉不详；坊间有小说者流，而语多不经。余友宋克顺君，素仰夏公之道德文章，思欲纂一正传，以补史书之不足。乃惨淡经营，广蒐资料，正史杂说，稗官野乘，无不浏览，目览手

布衣尚书夏原吉

录，孜孜不倦；且屡探夏公故里，寻觅遗迹，访老问贤，轶闻故事，收揽无遗。历数年之辛苦，资料齐备，卷帙盈筐。乃抉择真伪，披沙拣金，著述《布衣尚书夏原吉》一书。书成，克顺以初稿示余，故余有幸先睹为快。始读，或忧虑，或惊喜，继则或扼腕叹息，或拍案叫绝，终则掩卷深思，浮想翩翩矣。无克顺之笔，难传夏公之神；无夏公之神，难成克顺之笔。克顺实夏公后世之知己，其然乎否乎？

去岁克顺古稀之庆，余曾撰俚语以为寿，有云：“克顺非具过人之资，而其勤奋黾勉，则非常人所能及者。退休之后，不甘碌碌，乃发奋书，凡亲历亲见亲闻之事，以笔记之，手挥心维，妙思泉涌，日积月累，已洋洋数百万言，蔚为大观。花城出版之《烛照人生》，始发轫耳。然已洛阳纸贵，掷地作金石声矣。”今《布衣》皇皇大著，又层楼更上矣！余为克顺贺，又为夏公喜，“布衣尚书”之德范，千秋不朽矣。

遵克顺之托，并数语于前，以志余敬仰夏公之情，亦以慕克顺之勤勉也。

戊子冬初曾维纲撰于汨罗江畔之雪竹斋

目 录

序 / 1

第一章 归义神童 / 1

- 1 婴儿取名 / 1
- 2 汨罗祭屈 / 8
- 3 巧对学台 / 13
- 4 高泉寻师 / 18
- 5 土地求情 / 22
- 6 书房垂泪 / 26
- 7 年饭风波 / 31

第二章 太祖识马 / 37

- 8 学府面君 / 37
- 9 谗者自毁 / 42
- 10 惩治首恶 / 46
- 11 探亲赈灾 / 53
- 12 彻查官商 / 56
- 13 金陵救尼 / 61
- 14 力斩皇亲 / 67

第三章 五载巡闽 / 76

- 15 荐才伯乐 / 76
- 16 “霸天”丧命 / 79
- 17 贪吏充军 / 82
- 18 丁香雪冤 / 89
- 19 秀英解危 / 97
- 20 斩蛇建市 / 108
- 21 斗牛索牛 / 114

第四章 止戮安民 / 120

- 22 夏家三顾 / 120
- 23 九岭招安 / 127
- 24 救命三千 / 139
- 25 身家作保 / 148

第五章 太湖治水 / 153

- 26 临灾受命 / 153
- 27 斩鳄祭湖 / 156
- 28 精绘蓝图 / 161

- 29 “三个优先” / 165
- 30 善始善终 / 168
- 31 河清海晏 / 170

第六章 当家理财 / 174

- 32 袖里乾坤 / 174
- 33 辟源节流 / 178
- 34 督建北都 / 181

第七章 原吉爱我 / 184

- 35 死谏入狱 / 184
- 36 布衣瓦器 / 188
- 37 狱中辅政 / 192
- 38 慈母探监 / 197
- 39 悔恨晚矣 / 201
- 40 丧母丧君 / 205

第八章 太师师君 / 209

- 41 访贫尝苦 / 209
- 42 钟爱生命 / 214
- 43 废后立后 / 218
- 44 讨逆安帮 / 225
- 45 “神画”馈番 / 229

第九章 鞠躬尽瘁 / 234

- 46 整肃内宫 / 234
- 47 智谋退敌 / 239
- 48 湘赣免赋 / 243
- 49 坦荡襟怀 / 246
- 50 死而无憾 / 255

后记 / 259

第一章 归义神童

1 婴儿取名

元朝末年，长江流域农民起义的烈火，熊熊燃烧。以陈友谅、朱元璋为首的两支起义队伍，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的广阔范围内频繁交战，匪盗四起，湘鄂赣百姓长年在战火中熬煎。他们不得不抛家弃舍，携儿带女，四处逃亡，驿道上塞满了逃难的人群。

那年秋天，许多湖南人往外地逃亡，然而有个四口之家，反其道而行之，渡过长江，沿洞庭湖东岸，缓缓向南移动。走在前面的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，肩上挑担箩筐，里面装着全家人的行李、衣服和一些食物，他就是老二夏时清。大哥夏时敏跟在后面，肩膀上挎个装有书本的包袱，一手搀着年迈的母亲刘氏，一手扶着即将临盆的妻子廖氏。

一天下午，他们被横着的一条江河挡住了前进的道路。刘氏招呼老二放下担子，向行人问路。他们正在歇息，从北边过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，看样子是位教书先生。他向江边走来，也要过河。老大向前施一礼，问道：“借问先生，前面是什么地方？”

路过的中年男子，见问路人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，问路也很讲礼貌，于是，停住脚步，回答道：“河对面的镇子叫归义街。归是归家的归，义是仁义的义。讲的是这一带百姓以仁义为先。”

“好地名，好在以仁义为先。”夏时敏听了连连点头。接着又问：“前面又是条什么河？”

“就叫汨水。它从江西修水流来，在下面两里多路的地方，与从岳阳流来的罗江汇合，叫汨罗江。”

老二夏时清有些激动地说道：“啊，我们就到了汨罗江呀？那是屈原投江的

地方吧？”

“不错，三闾大夫正是在下边的河泊潭投江的。你们看，对河的汨罗山有他的坟墓，下面的南阳里有屈原庙。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到这地方朝庙。你们一家人，大概是专门来朝拜屈大夫的吧？”谈起屈原，中年男子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滔滔不绝。

“现在兵荒马乱，专门朝庙谈不上，也只能顺便朝拜三闾大夫。先生是要过河吧？不知从何处渡河？有没有渡船？”夏时敏问道。

“前面有渡口叫京街渡，可以从渡口过河。我们走的这条路，是长沙府通往京城，递送文书的驿道。从京城来，过河就是归义街。每处取一个字，就叫京街渡。渡船有时停在归义街码头，我们过河就要大声叫渡船。”中年男子边指划边说。

先生在前面引路，夏时敏一家跟着到了江边。他把渡船喊了过来，几个人上了船，很快到了对岸。夏时敏拿出几文铜钱付给渡工，他摆摆手，说道：“免了，免了！此地名为归义，渡河是义渡，上岸还有义茶亭，过路行人喝茶水也不收钱，都重个义字。”

“此地真有好民风好乡俗，难怪当年屈大夫选择在此地居住，唐朝杜甫也来汨水西归。如果能找到房子，我们在此安居，也很不错啊！”夏时敏感叹道。

母亲接着说道：“时敏呀，我赞成你的主意，在兵荒马乱的岁月，能找处重仁义的地方安家，再好不过了。我们先到岸上的茶亭打听一下再定吧。”

京街渡口的归义码头是用一条条的规格麻石砌成，大约有四十来级。他们一步步登岸，走进茶亭。亭子的上方，书有“归义驿站茶亭”六个大字。亭内摆有两张长桌，周围有些坐凳。南面连街，也是一条通长沙府的驿道。北面临江，汨水风光尽收眼底。他们走进茶亭，坐了下来。夏时敏站在茶亭的外侧，对着滔滔江水，情不自禁，大声吟咏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读史》：

楚怀放灵均，国政亦荒淫。

彷徨未忍决，绕泽行悲吟。

汉文疑贾生，谪置湘之阴。

.....

乃知汨罗恨，未抵长沙深。

闻声，从连接茶亭的房子里，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来。她身穿蓝布起白花的短衣，腰间系个围裙，面带微笑，说道：“各位客官，怠慢了！你们要喝热

茶，还是喝凉茶？”

“麻烦大嫂，能解渴就行，无论热茶凉茶。”刘氏答道。

不一会，大嫂用茶盘端来四杯凉茶，送到每个人手上，说：“你们先喝杯凉茶解渴，我正在烧开水，就给你们煎罐滚茶尝尝。”

他们把凉茶喝下，大嫂又端一盘冒热气的茶递了上来。面上漂浮着一层豆子芝麻，散发出一般诱人的香气。时清先喝了一口，不知是茶，还是汤，问道：“请问大嫂，这也是茶吗？”

“是茶，是茶。我们汨罗江一带，喝茶有许多讲究。”大嫂也在一旁坐下。

母亲平日也爱品茶，但从没有喝过这样的茶，她端起茶杯，喝一小口，嚼嚼豆子芝麻，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味道的确不错，有豆子芝麻的香味，又有些姜盐的滋味，又解渴又饱肚啊。”

一人两张嘴的廖氏一杯下肚，好像没有解馋，在细嚼茶底。大嫂又端来一碗送到她面前。

夏时敏边品尝边问道：“请问大嫂，这叫什么茶？”

“这叫姜盐豆子芝麻茶。听老人说，在一千多年前。当时楚国有个忠臣叫屈原，他得罪了大王，被流放到汨罗江。刚到时，在南阳街江边昏过去了……”

二弟有些急了，连忙问：“那后来又如何？”

“我慢慢讲给你听啰。南阳街的百姓听说有人病倒，不少人围了上去。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抱着老汉在放声大哭。经人一问，姑娘才说，昏倒的老汉叫屈原，是自己的父亲。这个名字，大家都很熟悉，只担心好人命不长。恰好村里一个姓翁的老郎中来了，向前把脉，摸摸额头，说道：‘无大碍，是受了风寒，又累又饿所致。’他打发人到家里，煎了一罐姜盐茶，交待多加点炒熟的豆子芝麻。把茶慢慢喂下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屈大夫又还阳了。你们说奇怪不奇怪？”

“是有些奇怪。不过细想起来，也不奇怪。屈大夫年事已高，一路受了风寒，加之奔波劳累，又乏又饿，所以昏倒。茶中有姜有盐可去风寒，豆子芝麻又可充饥，屈大夫喝了姜盐芝麻豆子茶很快转好，是有原因的。多亏了汨罗江的水、汨罗江的茶、汨罗江的老百姓啊！”夏时敏从内心发出感叹。

“倒底你们读书人见多识广，把一碗茶说得好玄乎啊。我还讲讲岳飞熬茶的故事给你们听听。又过了千多年，宋朝岳飞奉了皇帝圣旨，带兵攻打杨幺。他的兵马驻扎在汨罗江湘江至洞庭湖一带。北方的兵不服南方的水土，许多人上吐下泻。岳飞听说屈原喝姜盐芝麻豆子茶治病的故事，在军营中熬这种茶让将士喝，

没过几天，病都好了。你们说这又怪不怪？”这位大嫂热心讲解汨罗的茶经。

刘氏听了直点头，她说：“大嫂真是个贤惠人，给我们招待好茶，又讲解得这般仔细，真使我们增长了见识。我还忘记问你的姓名。”

“我叫罗桂芳，罗是四维罗，也是罗子国的罗。”

“不知道这街上有无住房可租？”母亲打听得。

“问我算问对人了，归义街怕有千多年的街市，分上街中街和下街，原来也住有三百多户人家。街上设有驿站，还有官家驿站关马的地方叫马号，东西有通德门和钟毓门两座排楼。通街有九井十三巷。最近几年被战火毁了不少，人也死了不少，有些田地无人种，房屋无人住。你们如果打算在街上落脚，我带你们到一处地方看看。”罗大嫂起身带路。

归义上街有处地方叫石井巷，是十三巷中离驿站、马号最近的一条巷口。因有一口好水井，井水清澈甘甜，古人曾说过，井水甜，井水清，井边会出大贤人。巷口进内数丈，有用竹篱笆围着的菜园，再往里便是一栋茅棚。房子坐北朝南，北面临汨水。虽说是茅棚，里面有几间住房，有堂屋、厨房，还真合适。罗大嫂告诉他们房屋主人逃难到外乡去了，已两年多没有音信，合适的话，收拾收拾就可以住进来。

刘氏与儿媳悄悄地商量一下，说道：“时敏，时清，你们看如何？我和妙贤打过商量，就在石井巷住下来吧。”

时清开好铺，便到厨房生火做饭。许久没有住人，锅里、灶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土。他忙乎一阵，总算可以生火做饭了。正准备搂茅草塞进灶膛，突然一只毛茸茸的灰色东西蹿了出来，吓他一跳。定神一看，原来是只灰色兔子！这不是天老爷送来一顿美餐吗？于是扑上去，抓住兔子，高兴地喊起来：“大哥快来，晚饭有肉吃了！”

大哥进厨房一看，二弟手里提只大灰兔，问道：“弟弟，你在哪里捉到的？”

“就在灶脚的草堆里跑出来的。”时清朝草堆指了指。

时清走向前仔细看看，惊讶地说：“哟，还有窝兔崽子！”

兄弟二人的话，惊动了在铺床的母亲。老人走了过来，问道：“你们说什么一窝兔崽子啊？”

他们把如何抓到大母兔发现兔崽子的事细说了一遍。老人听了，接着又问：“你们打算宰了吃肉呀？”

听母亲接连问了两句，他们琢磨：老人家是不会同意宰兔的，时清解释说：

“我们把它宰了，留着给大嫂发奶吧。”

“不行！兔子是最善良不祸害人的野物，它躲在灶下边，也就是为了防备猎人的捕杀。我们如何在掩埋你们父亲的遗体后，就跑了出来，还不是为了保全一家人的性命。你们不是还看到有一窝崽子吗？我们把母兔宰了，那些兔崽子不都会饿死吗？”刘氏到底出身名门，从小就受礼教的熏陶，几句合乎常理的话，把时清说得心服口服，他连忙双手捧着母兔轻轻地放到小兔身边，又到房前扯了一把青草喂兔子。

时敏回到妻子床边，温柔地问道：“感觉如何，有什么不适，不要自己一个人硬撑着啊。”

廖氏摇摇头说：“知道了，现在没有什么不舒服的。”

在石井巷住下来，眼看又有十天了。这天是父亲阵亡满“七七”的日子，按照家乡习俗，要用供品祭祀的。如今在逃难中，只备了一蛊水酒、一碗饭和两碗小菜，摆在堂屋父亲牌位前，兄弟两人跪在地上，夏时敏禀告说：“父亲呀，今天是你老人家阵亡满‘七七’的日子，做儿子的没有在灵堂守孝，也没有到坟前祭奠，是儿子的不孝。孔圣人说过，对父母要做到‘生，事之以礼，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’，这些我做儿子的都未做到，请父亲在天之灵饶恕儿子吧。”

晚上，刘氏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往事一幕幕在心头掠现。

自从嫁到夏家已经二十余年了。随着在湖广行省任都事官的丈夫夏希政，也有过几次搬迁，不过都有车有轿，吃住不愁。夫妻定居武昌城后，生养了两个儿子，夫唱妇随，儿子孝顺，令同僚感叹。近几年战乱，地方兵员难以应对，她丈夫也披挂上阵，带兵打仗。一家人不得已，搬到偏僻的沔阳县。“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旦夕之祸福”，一个多月前，一伙盗匪包围洗劫了一个村庄，杀人无数，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，房屋全被烧光。夏希政带了几十号人马，与匪徒展开拼杀。从中午时分血战到黄昏。终因寡不敌众，将士大都英勇顽强，死得十分壮烈。她的丈夫身中数刀，倒在血泊中。

“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行船又遇打头风”，丈夫殉职的第七天，盗匪为了寻仇，又聚集人马杀进城里，一把火烧毁了他们的住房。两个儿子草草掩埋了亡夫尸骨，刚满“头七”，开始向湘北逃亡。

想着想着，不觉念叨起来：“他爹呀，现在全家人都在逃难，不能到你坟前祭奠，只能在心里念记念记，切莫怪罪儿子媳妇他们，你在九泉儿下如果有灵，一定要保佑儿媳母子平安，保佑全家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”念看，念着，冥冥中一个熟悉的身影飞到身边。她擦擦眼睛一看，原来是死去的丈夫，她便问道：

“他爹呀，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，怎么又回来了”

“谁说已经走了，就不能回来？”丈夫反问道。

“你是如何知道我们到了这里的？”

“敏儿不是随身背着我的牌位吗？我的魂魄就附在上面。”

“他爹是索要纸钱，还是责怪我们未到坟前祭奠？”

“都不是，都不是，我一路跟着你们，是在暗暗地保护你们。你知道你儿媳妇妙贤怀的是什么吗？”

“该不会是什么怪胎吧？”

“你为何尽往坏处着想，不往好处想呢？你儿媳的怀孕，你们千万不可忽视。”

“他爹呀，妙贤到底怀的什么哟？”

“我一路暗暗跟着你们，是为了护佑你们，因为儿媳怀的不是一般人物，是天上的星宿投胎呀！”

“是男儿还是闺女呀？”

“你也真糊涂，能为我们夏家续香火的，你说是男是女？”

好多心中的疑团都想问个明白，猛听得时敏的呼叫声：“母亲，妙贤好像快生了！”

她睁开眼睛，却不见丈夫的影子，知道自己是在做梦，于是很快披好衣服，走进媳妇的房间。儿媳的额头冒着汗珠，嘴里不停地哼哼。老人忙把时清叫醒，让他赶快生火烧水，自己把一只带在身边擦得锃亮的铜盆和一把随身带的剪刀拿出来，用开水消了毒，作好了为孙儿接生的一切准备。水，烧热又凉，凉了又烧热，一直熬到天亮，还不见婴儿落地。

熬过一天一晚，又是一天一晚，第三个夜晚，产妇有些昏迷，一家人急得团团转。母亲走到窗台前，捧着丈夫灵牌哀求道：“现在一家人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他爹呀，只有求你保佑了。”

她的耳朵“嗡嗡”响了两声，接着听到轻轻说话声：“不必着急，瓜熟必蒂落，吉时必降生。”这句话像一针强心剂，使老人振作起来。她要两个儿子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要慌了阵脚。

第四天中午时分，时敏搬张凳子靠墙壁打个盹。眼一眯，隐隐约约听到锣鼓和喧哗声，由远至近，渐渐到了门前的地坪。锣鼓喧哗声都停了，外面静悄悄，地坪中央停着一顶崭新绿呢大轿。轿门敞开，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。不看不要紧，一看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。这个人高挑而又瘦弱的身材，着一身挂满芙蓉

花的袍服，头戴高高的切云冠，身佩一柄长长的陆离宝剑，这不是他一生最为爱慕、敬仰的三闾大夫屈原吗？心中正在疑惑，忽听得“哇、哇”的婴儿啼哭声，把他惊醒。

“生了！生了！生了个白胖白胖的孙伢子！”祖母抱着刚刚出生的孙儿，忘却了三天三晚的劳累。这女人生孩子，说难很难，说易却又非常容易，发作三天三晚，就是难以产下，刚才一杯茶工夫，就顺利出生了，真应了“瓜熟自蒂落，吉时必降生”那句话了。

婴儿落地，全家都高兴起来。时敏对老人说：“你老人家辛苦了！”他又转过身，温情地对妻子说：“这孩子真折腾你了，你受累了。我和孩子都感谢你！”

廖氏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每个做娘的，都要过这道坎的，我只是比别人多熬些时刻。”她想起分娩前的梦，面颊上飞来一片红润，有点激动地说：“孩儿落地前一刻，我在昏昏中做了个怪梦。”

“我也做了个梦！”时敏急忙插话。

做奶奶的也在一旁说道：“你们爹昨晚给我托梦，他讲妙贤怀的是天上的星宿投胎。”

母子二人不约而同地说：“还是妙贤先说说，让我们听听。”

“当时我正发愁，孩子到底什么时刻才能落地啊？突然房门外有个男人说话， he 说道：‘不必着急，马上落地。’这个男人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夫子，帽子高高的，腰上的宝剑长长的。

他直往房里闯，吓我一跳。女人生孩子，男人怎么能进呢？我吓得身子一颤，就听到孩子的啼哭声。你们说是不是有些玄乎？”

“要说玄乎，我做的梦也玄乎。孩儿落地前我也做了个梦，敲锣打鼓送来一顶绿呢大轿。

轿子停在门前的地坪中央，从轿中走出一个人来。人的模样和装扮，跟妙贤说的一模一样，那正是书上说的三闾大夫屈原的样子。他老人家光临寒舍，转世投胎，是托祖宗的宏福，也是先父和母亲积善行德修来的。”夏时敏逃难中得子，本来十分高兴，又联想到母亲、妻子和自己三人同作一个吉祥而奇特的梦，兴奋得一夜睡不着觉。

三朝这天，一家人都很忙乎。二叔时清用只破筲箕，跑到河边捞鱼，为嫂子发奶。奶奶从包袱里，找几件破旧衣服做尿片。做爹的在琢磨给孩子取个好名字。

中午，奶奶对时敏问道：“孩子的名字取好了吗？”

“父亲在世时，我给孩子想好了一个名字，是男孩就叫维喆。是两个吉祥的吉字并排写。现在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平安吉祥最重要。到了太平时代能够出将入相，也不要忘记为百姓的平安福祉。”

“好！这名字含义深，也算朗口。”老人想了想，接着说道：“好虽好，不过这个字，好多人不认识，怕还会念成吉字。将来到朝廷当了大官，老百姓不识他的名字，那又如何？”

“母亲说得极有道理，我正打算重新给孩子取个含意深远的名字。”

“屈原前来投胎，为了让孩子常记住屈大夫，不如就叫夏原。”廖氏坐在床上，怀抱幼儿，说道。

“喆字难得认，就以吉字为名最好，乱时保平安，太平世道，保吉祥如意。”奶奶本也想给孙儿取名叫原，担心犯讳，特意避开屈原的原字取名为吉。

当爹的听着母亲和妻子讲得都有道理，于是把两个字糅在一起，拍了拍手，笑着说：“妙，妙，妙，就取名原吉，字维喆。”

公元一千三百六十五年，元至正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，一个在汨罗江畔的茅棚中诞生的婴儿，从此有了个响亮而且寓意深远的名字：夏原吉！

2 汨罗祭屈

俗话说得好，“不怕不长，只怕不养”。夏家在石井巷的茅棚里，住了一年零十三天，孩子刚好满周岁。作为出身书香门第的夏时敏，没有忘记家乡“抓周”的习俗，特别准备了香粉、饼子、铜板、一包泥土和一本屈原的书等五件什物，摆在门板上，让小孩双手抓摸。家里大人围着观看。二叔逗笑道：“宝贝，宝贝，快抓钱吧，长大好挣钱给二叔花！”

奶奶刘氏急忙制止，说道：“他二叔，你不要打岔，让孙儿自己抓吧！”

孩子在门板上，伸着双小手抓一件看看，放下，又抓一件看看，又放下，……最后一手抓个纸包，一手抱本书，开心大笑起来。二叔眼疾手快，接过纸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把泥土。他见了有些不解，摇摇头说：“一把土，一本书，长大后未必又读书又种田呀？”

“孙儿如何会像你二叔说那样，他抓一把土，是他一生一世不忘记生他养

他的土地，不忘记耕种土地的衣食父母，就是不忘本。他抓本书，表示孙儿爱读书，将来必成栋梁之材！”奶奶刘氏说道。

“我想的和母亲说的完全一样。这孩子不抓饼子，长大后，一定不是贪吃贪喝的酒肉之徒；不抓香粉，一定会不迷恋女色；不抓铜板，无意经商做生意；当官，也不会忘记着生养他的土地和衣食父母，做一个百姓拥戴的清官。”当爹的见孩子抓着这两件什物，心里不知有多高兴。

“还是做奶奶的，做爹的，参得透彻。”孩子的娘廖氏也十分赞成他们的说法。

中餐也做了几个菜，打了半斤谷酒，一家人准备为孩子做“抓周”。这时，门外响起几声“丁当”的小锣声，奶奶探头望了望门外，说道：“来了个算命先生！”

这算命先生身穿道袍，脚踏麻草鞋，背个酒葫芦，一手提着小锣，一手擎面小旗，上面写着八个大字：“看相算命，个个保准。”

刘氏把算命先生请进屋，让给上座，时敏倒杯酒，恭恭敬敬送到他手里，说道：“没有好菜，请先生喝杯空酒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算命先生鹤发红颜，样子像有七八十岁，他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

饭后，刘氏请算命先生给孙儿算个八字。老人先报了生辰时刻，测字先生掐了掐指头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八个字没有报错吧？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，奶奶报的一字不错！”当娘的廖氏对儿子的生辰时刻铭刻在心。

算命先生又掐了掐指头，笑了笑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，一点不错！把孩儿抱过来，让老夫再看看相。”

先摸了摸前后脑勺，又仔细看了看五官，看了看手相，摸了摸手骨，然后，他才开口说话：“这孩儿的八字相貌非同一般，是天上星宿下凡。将来能辅佐天子，文能治国，武可安邦！他虽生于乱世，后必逢时，将于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。”

“这八字有什么破败，也请先生直说无妨。”奶奶刘氏总有些担心。

算命先生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老夫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孩儿在一岁到两岁时，有道关煞，要防备防备。”

祖母刘氏听了有些着急，忙问：“有什么办法防治吗？”

“说有也有，说无也无，说他是文曲星降世，到了文曲星陨落的地方来住，